



弘道錄

信

君臣之信

晉書羊祜之鎮襄陽纒懷遠近其得江漢心與吳人開布大信其降者後欲去皆聽之在

俠二

軍管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專務以德信懷吳每交兵刻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違譎計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軍或出行具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償之每會眾江沔游獵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晉兵得之者皆送還之於是邊人悅服與吳鎮軍大將軍陸抗對境使命常通抗遺祜酒祜飲之不疑抗疾求藥於祜祜以成藥與之抗即服之人多諫抗抗曰豈有醜人羊叔子哉每告其邊成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是不戰而自服也咨保分界而已無求細利
錄曰召伯之布政甘棠與羊祜之墮淚峴山同乎異乎蓋微君子必不能幽以燭之也夫晉自滅蜀之後未嘗一日而忘于兵

俠二

張悌所謂彼之得志我之憂也而可為其所惡耶遠則陳氏之辱施近則呂蒙之示信可以為鑒鑿矣為其人者自宜卧薪嘗膽寢甲枕戈以保祖宗之基業尚猶不暇乃曰彼專為德我專為暴則是由子其術中而不自知也嗚呼暴不可也德豈誠哉醇酒之醉求醒伐吳之計屢上其曰其人更立賢主則難圖也吁是求德耶信耶不過謀臣之畧以亂敵之所為而已雖然視彼徒本立信所過無不殲滅者固為有聞
○ 向非祜則預之功不立祜其人傑也哉唐書刑法志太宗親錄繫囚見應死者問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就死仍救天下死囚皆縱還至期來詣京師至次年九月去歲所縱天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皆無人督帥如期自詣朝堂無有一人亡匿者上乃皆赦之
錄曰易無妄曰無妄之藥不可試也聖人之意蓋謂人君之治天下當以大公至正處之至誠極信御之若其虛心妄意譎道詐術以微梓於萬一矯揉於一時者不可

俠二

暫試其可遂用哉唐之太宗脇父起兵推刃同氣所殺無辜甚眾而盧祖尚張蘊古之冤尤為可憫乃縱囚而赦之縱且不可而况於赦乎此以民命為見戲律令為祖玩祇以資千古之一嘆而已夫死人之所

至難而其畏也苟可以求生何所而不至又安知其自詣者非其履代之者耶帝弟於好名而力於自是朝堂之間更取有如蘊古者我以為而為其以為而為誠以戲而為法以死而為生雖百縱之無益也

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疎遇小人也輕而

狎狎則言無不盡疎則情不上通夫中智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未免有敗况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而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直木而

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于吳之後志意驕恣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于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凡案以比韋絃

錄曰帝以徵疏比韋絃善矣然不知韋之平弦之直者其体自正乎抑矯揉之而後能乎則徵之疏有所未盡何也蓋表瑞而影自正源潔而流自清苟人主之心一於

誠信則不言而化不令而行又何患待下之情未能盡實耶苟為不然今日雖以為君子他日未必不為小人此太宗之世未能純於三代君子小人紛紜反覆皆由君心未盡誠信故也徵知顧影而不求直木

與自比韋絃而不切平直之義夫何殊哉上謂王珪曰卿識鑒精通復善談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房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靖數奏詳明出納惟

允臣不如温彦博處煩治劇眾務舉舉臣不如戴胄耻君不及堯舜以諫爭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眾亦服其確論錄曰明主之世人皆服義故論定可試庸

暗之朝是非混淆故浮議沸騰是時君臣相得正猶手足腹心必待之以持行資之以舉動以是施於耳目焉有不得其真者乎然則王珪之論雖欲不確烏得而不確天后信重狄梁公群臣莫能及嘗謂之國老

而不名仁傑好面引廷爭后每屈意從之嘗問欲得一佳士用之誰可者對曰文學醞籍則蘇味道李嶠固其選矣必欲取卓犖奇材則有荊州長史張柬之其人雖老宰相材也太后擢之為洛州司馬數日又問對曰薦薦

東之尚未用也后曰已遷矣對曰臣所薦者宰相非司馬也乃遷秋官侍郎卒用為相又嘗薦夏官侍郎姚元崇監察御史桓彥範代州刺史敬暉等數十人率為名臣或謂之曰天下桃李悉在公門矣仁傑曰為賢為國非

為私也

錄曰狄門之桃李萬物之光輝也後世之桃李春風之爛熳也觀其所薦則其篤集之功信可尚矣

張九齡以姚元之有重望為上所信任奏記

勸其速詣蹕進純厚元之嘉納其言一日請

序進即吏上仰視殿屋再三言終不應元之

懼趨出及罷朝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機

宰相奏事當面加可否奈何一不省察上曰

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即吏卑秩乃

一一以煩朕耶會力士宣事至省中為道上

語元之乃喜聞者皆服上識人君之体

錄曰此林甫國忠之漸也夫君子之心美

歸于上惟恐權出於己小人之心欺肆於

衆惟恐權攬於君即吏雖卑不云上應列

宿乎以是為煩於元之則可於他人則否

矣且元之三瀆不告力士一言如響至使

朝廷之公言及為省中之私語欲人不美

權其可得執一語默之間可以知其必無

終矣為人上者不可不察也

張守珪使安祿山討奚契丹祿山恃勇輕進為虜所敗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不欲滅奚契丹耶奈何殺祿山守珪亦惜其驍勇欲活之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誅莊賈孫武斬官嬭守珪軍令若行

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敕令免官以白衣

將領九齡固爭曰祿山失律喪師於法不可

不誅且臣觀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

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枉害忠良竟赦之

錄曰帝之言所未解也以為王衍果知石

勒敗則九齡之言無足惟也王衍不知

石勒歟則祿山之枉猶可疑也夫既識石

勒矣而又曰枉害忠良何耶是時乾坤已

變屯難將作天故奪其聰明替其心志如

所謂不仁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

不然豈既不識祿山又不知思明乎縱使

昏暗而然不應如是之顛倒也

肅宗至德二載上皇恩張九齡先見為之流

涕遣中使至曲江祭之厚恤其家

錄曰九齡前後之言判若筮龜帝不惟不

信而反疑之然則李膺之劍非其自美帝美之也口蜜之甜非其自嘗帝嘗之也雖然為小人之所愚在於目前而君子之取信多於身後目前者如腥膻污穢當時掩鼻已多身後者如藥石針砭萬世擊節不

置此不徒下蜀中之淚而至今高曲江之風也歟

代宗永泰元年回紇吐蕃兵圍涇陽時僕固

懷恩死二虜爭長不相睦分營而居回紇在

城西郭子儀使牙將李元瑋往說之欲與其

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何在汝給我耳若

果在此可得見乎光瑋還報子儀曰今衆寡

不敵難以力勝不若挺身往說可不戰而下

也遂與敵騎開門而出使人傳呼曰今公采

回紇大驚大帥藥葛羅可汗弟也執弓貫矢

立於陳前子儀免胄釋甲投鎗而進諸酋長

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

葛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唐之報

汝亦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塞前功結怨

仇何其甚也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國何有

今吾挺身而來聽汝殺我之將士必致死
與汝戰矣葛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
駕今公亦損館中國無主我是以敢與之
今知天可汗在上郡令公復總兵懷恩又
天所殺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乃說之

曰吐蕃無道乘我國有亂不顧舅甥之親吞
噬我邊鄙交蕩我畿甸其所掠之財不可勝
數此天以賜汝葛羅曰吾為懷恩所誤負公
誠深今為公盡力擊吐蕃以謝過回觀者
稍前子儀麾下亦進援揮手却之因取酒與

共飲還之絹三千疋竟與定約而還吐蕃聞
之夜引兵遁去葛羅帥眾追之子儀使白元
光帥精騎與之供戰於靈臺西源大破之
錄曰愚觀子儀是舉非特誠信使然可以
見其氣吞華夷量包中外者歟與區區免

胃見虜者異矣
韓愈為潮州刺史詢民疾苦皆曰郡秋水有
鱷魚其長數丈食民畜產將盡居數日愈往
視之炮一豚一羊投之并為文以告約其盡
三日南徙于海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

至七日不能是終不肯徒刺吏則選材
伎壯夫操勁弩毒矢與鱷魚從事是夕有暴
風雷起湫中數日秋水盡涸徒於舊湫之西
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之患轉兵部侍郎鎮
州亂殺田弘正而立王廷湊詔愈宣撫既行

眾皆危之愈至廷湊嚴兵逆之愈大聲曰天
子以公為將帥故賜以節豈意同賊反耶語
未終士前奮曰先太師為國擊朱滔血衣猶
在此軍何負乃以為賊乎愈曰以為爾不記
先太師也若猶記之固善天寶以來安祿山

史思明李希烈皆有子若孫在乎亦有居官
者乎眾曰無愈曰田公以魏博六州歸朝廷
官中書今父子受旗節劉悟李祐皆大鎮此
爾軍所共聞也眾曰私正刻故此軍不安愈
曰然爾曹亦害田公又殘其家矣後何道眾

謹曰善廷湊因曰今欲廷湊何所為愈曰神
策六軍柁如牛元翼者為不之但朝廷顧大
体不可棄之公父圍之何也廷湊曰即出之
愈曰若爾則無事矣會元翼亦潰圍出廷湊
不追愈歸奏其語帝大悅

錄曰易中孚曰信及豚魚又曰利涉大川
乃化邦也夫魚豕然罔覺之物也孚信能
感於魚則何事不可濟何物不可化哉雖
以蹈水火可也雖以臨不測亦可也故曰
利涉大川也當是時廷湊雖矯悍不道不

過亦若人爾以愈之忠信能服其心故雖
然聽命非有他道故又曰乃化邦也人可
不自勉乎抑蘇子有言公之精誠能開衡
山之雲而不能回憲宗之惑能馴鯉魚之
暴而不能弭皇甫鐸李逢吉之謗能信南

海之民廟食百世而不能一日安於朝廷
之上蓋公之可能者天也其不可能者人
也其言甚格故併錄之
宋史太祖謂趙普曰天下自五季以來數十
年間帝王凡八姓十二君僭竊相踵開戰不

息生民塗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建
國家長久之計其道何如對曰陛下之言及
此天地人神之福也此無他方鎮太重君弱
臣強而已今欲治之宜稍奪其權制其錢穀
收其精兵則天下自安矣時石守信王審琦

等皆上故人有功典禁衛兵一日晚朝畢因與飲酒酣太祖屏左右曰朕非鄉等不及此然天子亦大艱難殊不若節度使之樂朕終夕未嘗安枕居此位者誰不欲之守信等頓首曰陛下何為出此言今天命已定誰敢有

異心祖曰固然其如麾下欲富貴何守信等泣曰臣等愚不及陛下哀矜指示可生之途祖曰人生如白駒過隙所以好富貴者不過欲多積金錢厚自娛樂使子孫無貧乏耳卿等何不釋去兵權出守大藩擇使好田宅市之為子孫立永遠不可動之業多買歌兒舞女日夕飲酒相歡以終其天年朕與卿等約為婚姻君臣之間兩無猜疑不亦善乎守信等皆謝曰陛下念臣至此所謂生死而骨肉也明日皆稱疾乞罷典兵

錄曰陳橋之事突起於倉卒五代相襲之舊也兵權之釋患銷於未然大宋不振之基也易曰夫揚於王庭乎號有厲其危乃揚於王庭柔柔五剛也乎號有厲其危乃光也夫小人之亂極矣循環損益天故篤生

大有作為之君又得出乎其類之臣剛明果決乾道威儀陰柔消滅故能顯行於朝廷使人明知去就之義進退之數其至誠孚信既非挾詐任術而渙汗大號亦非陰謀譎計此所以異於驛足附耳誅醜夷滅

而宋之家法光於漢唐非此之謂乎

類普為相以天下為己任太祖倚任之事無大小悉咨決焉嘗為人為官不許明日復奏亦不許又以其人秦太祖怒裂碎奏牘擲地普顏色不變跪而拾之他日補綴舊牘復奏如初上乃悟卒用其人又有小臣當遷官以素惡其人不與普堅以為請上怒曰朕固為不遷卿若之何普曰刑以懲惡賞以酬功古今通道也且刑賞天下之刑賞陛下豈得以喜怒專之由是怒甚起入官亦復隨之久之

不去竟得俞允其剛毅篤信類如此

錄曰補綴舊牘盛時之事也普可謂無負於薦賢矣何獨於榻前之署而忍裂斷之乎是時藝祖當乾普方以社稷自任其私心未動利害未萌故能盡忠所事及再相

之後私心已動利害已萌由是不能不以得喪為愛惡也雖然若以他人觀之惟存好惡罔敢異同豈有再三之瀆補綴之章乎若普者善非能悟帝適帝能悟普也具越王俶聞唐亡而懼乃與妻孫氏子惟濬

孫承祐來朝太祖賜禮賢宅以居親幸宴之信任不疑留兩月遣還賜以黃袱封識甚固戒曰途中宜密觀及啓之則皆群臣乞留俶章疏也俶益感懼既歸視使命徒坐於東偏曰西北者神京在焉主上信我而我敢不敬乎每脩貢必列於庭焚香而後遣之

錄曰帝之歸俶其懲于鉉之論惺歎他人之鼾睡既不能容在己之獨覺又不可信徒徇群臣之憤惑而無明炳之遠圖一旦如有鉉者則帝之辭屈矣以此示信至於

異日尚留而弗遣則二帝量之淺深德之厚薄又可見矣

王文正公為相上益親信言無不從凡大臣奏請必問王旦以為何如然後施行旦慎守祖宗法度無所變更每詢訪四方利病致使

疏其言而獻之觀才所長密籍其名不復與見遇有差除必先疏三人姓名以請所用者帝以筆點之同列不知故惟旦奏無不俞允焉

錄曰真宗之信王旦豈誠心與直道歟始

依二

上三

也。婚之以固結其心終也信之以成就其志向使旦不能任帝之詐帝亦豈能信旦之言乎以為近密則可以為慎守則未也蓋慎者當官之義自始至終不容一毫苟且而可貽臨歿之悔耶觀者當默識之

名臣錄張忠定公前後治蜀皆以恩信民鼓舞相慶如赤子久失父母而復來也既至易嚴以寬凡令下人情懋愜蜀郡大治上曰得詠在蜀朕不復有西顧之憂其見信任如此嘗問李叟曰百姓果信我不對曰侍郎感慮及民民安得不信公曰前一任則未也此一任應稍稍耳只此一箇信字五年方得成又曰子異日為政信及於民然後教之言及於義然後勸之動而有禮然後化之靜而無私然後民安而樂業矣行斯四者在先率其身

王沂公嘗言人之操履無若誠實夷險可以一致其再蒞大名治政益信於人民居軍伍威畫像以事之時虜使往來入境皆云此府王公在馬必沐浴潔服而入

杜祁公平生直諫忠信取重天下嘗曰衍歷

依二

上三

年多任事久上為君上所知次為朝野所信故凡事得以伸其志又曰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三司副使累於上前執奏不移人始信之復至公待物樂與人善既知其人則無復毫釐疑間始琦為樞副論難一

二事公不樂久之相亮每事門曰諫議曾看否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其自信信人不易得有如此

錄曰三公者國之著蔡時之柱石也而自信信民上而君長次而同列不易得如此

然則君子可不益自勉哉益自勉哉

弘道錄 終

弘道錄

信

君臣之信

依三

仁宗信任大臣擇報聘契丹者呂夷簡為當

依三

其死帝為動容進樞密直學士弼固辭曰國家有急不可憚勞何至以官爵歸焉遂往

錄曰史稱帝剛斷不足豈其然哉以平治貴輔相以壯事實富弼以西事實仲滂帝

之斷有餘矣有道之世大抵如是及其衰也猜忌生焉嫌疑作焉推原其故正以懷祿者多徇國者寡賢不肖混淆以致君心之不固也然則弼之辭官豈無謂哉富弼至契丹見其主曰兩朝繼好垂四十年

一旦求割地何也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弼曰塞鴈門者備无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城隍皆脩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遂進說曰壯朝志章聖皇帝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